

往事如昨

# 我与恩师 张道一先生

于泉城

我喜欢书画艺术,偶尔收藏几幅老师和友人的书画作品,工作之余品茗会友,欣赏字画,乐哉悠哉。有一幅四尺三开的行书作品《奋进》,纸张已陈旧,却常常引起我的回忆。这幅作品是36年前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张道一先生送我的,字迹流畅有力,令人浮想联翩。

与张道一先生相识,得益于我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(现已并入中国传媒大学)的学习。1988年1月,当时我在龙口矿务局梁家煤矿筹备处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。这一年,煤炭工业部山东煤管局为提高全省煤炭系统办公室秘书的文化水平,解决文凭问题,联系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,举办了山东省煤炭系统第二期文秘专业进修班。经单位领导推荐,春节过后,我来到北京学习一年。

很幸运,给我们这个班配备的老师都很棒。记得教我们汉语言文学的是北京大学的叶教授,教采煤工程概论的是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采煤系主任黄侃老师,教文学概论的是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团委书记梁寒老师,而教授我们秘书学的则是曾担任彭真同志多年秘书、后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张道一先生。当时他刚刚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,担任大学的顾问。

张道一先生很有学者风度,气宇轩昂,仪表堂堂。他身材修长,穿着笔挺合体的西装,洁白的衬衣上整齐地系着领带;长方形的脸庞,上课时戴着金属框的眼镜,面部严肃而又彰显睿智和潇洒。虽然年过六旬,但是他腰板笔直,身体硬朗,举止高雅。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,讲起课来不看稿子,侃侃而谈,不拖泥带水,逻辑性很强,从其讲话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境界很高,知识渊博、阅历很深。张道一先生言语中不失幽默,记得他用学生点名册点名时,兖州矿务局有个同学叫顾问。他乐了,说道:“我60岁是顾问,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当顾问啦!”一句话,同学们哄堂大笑。班里有两个郭军同学,一个来自兖州矿务局,是局长的秘书;另一位来自肥城矿务局,点名时两个人都站起来了。为了区分,他按照年龄排列,将兖州局的叫大郭军,肥城局的叫小郭军。

张道一先生讲授的秘书学,是他亲自编写的,作为《市长参考》杂志的增刊全文发表。书中详细介绍了秘书工作的重要性、工作的性质、工作原则、工作流程、工作方法、公文写作、还有许多工作的经验和注意事项,可谓既全面、又权威,并且非常切合我们同学的工作实际,学后受益匪浅,所以他的授课同学们非常喜欢。

张道一先生每周上两次课,每次两节课,上午两个小时的授课中间要去休息室休息20分钟。我就是利用这20分钟时间,与先生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友谊。

每次休息时间,我基本上都陪他聊天,在聊天中掌握一些课堂中没有学到

的知识。从他的言谈中得知他的阅历真不简单。张道一先生是云南人,生于1927年,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;1948年,在北京大学就读英国文学研究生,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学委干事;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调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任处长,兼任北京《支部生活》第一任总编辑,1959年至1966年任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,1978年至1982年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院长,1983年至1987年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,曾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、中非友好协会理事、中国翻译协会理事、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,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
交谈中,张道一先生得知我的家乡是山东蓬莱时,他说他认识很多蓬莱籍的领导同志,如:周荣鑫、于眉、高扬文等。我告诉张老师,自己和于眉是一个村的,而且是同宗同族的本家爷爷。先生高兴地说:“太巧了,于眉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,我和于眉的夫人在一起工作过多年,他的夫人很漂亮,曾是中央领导的俄语翻译,现在是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主任。”先生还说,全国各地他去过不少地方,但是烟台的蓬莱还没有去过,等有机会去看看这个著名的景区。交谈中,先生表示等学习结束后送我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呢?我也没好意思问,但内心充满期待。

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,张道一先生的课也讲授完了,我们文秘班党支部书记黄宪新去他那里取同学的考卷,回来时走到我桌前,将一个封信交给我,说:“泉城,你真幸运,张先生就给你一个人题了字。”我急忙拆开信封,展开书法,同学们也凑过来欣赏,只见是“奋进”两个大字。啊!这就是先生说过的礼物啊,太好了!真是惊喜万分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多年来,本希望在家乡能够接待张道一先生,由于后来双方联系方式变化等原因,我们失去了联系,也不知先生是否来过我的家乡蓬莱一游。几年前,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网站上,又看到先生的消息,他出版了《张道一先生文集》,先生去学院赠书,并出席了学院为他举办的座谈会。更令人高兴的是,2023年,96岁高龄的张道一先生还荣获中国翻译界“最高荣誉”——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看到他熟悉的身影,我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教室,又在休息室与他交谈……

36年过去了,“奋进”两字一直陪伴着我,每次看到它,都有一种亲切感,仿佛张老师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深深地感受到,这幅书法作品寄托着老师的殷切期望。每当工作中取得成绩时,“奋进”两字激励我再接再厉,勇往直前。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“奋进”两字给我勇气和力量,在困难中坚持,在逆境中迎难而上。

## 钉马掌往事

潘云强

旧时,牲口在农村为役畜,由此衍生出钉马掌的行当。

马驴骡的蹄子是角质的,很容易磨损,磨到神经,牲口就会瘸,无法干活。在我们那一带农村,钉马掌一般由铁匠铺的师傅兼营。俺村没有铁匠铺,邻村有一个。牲畜要钉掌了,村里人就会将牲口牵去。钉马掌的铁匠师傅胖胖的,秃顶,六十多岁。你坐在铁匠棚里,喝茶抽烟聊大天的工夫,马掌就钉好了。

后来,这个铁匠老师年龄大了,干不动了,换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。此人性格暴躁,没有耐心烦儿。最重要的是他钉马掌的手艺不咋地,按烟台人讲话是个“鲁生子”(方言音:生手的意思)。一次,他给俺村一头大叫驴钉掌,竟把那头脾气火爆的大叫驴钉跑了。村里人找了半宿,亏着没有落祸。还有一次,牵去一头健硕的骡子,这头骡子是俺村牲畜中不折不扣的模范,无论拉车、驮运还是耕地,都任劳任怨、埋头苦干。但骡蹄被他钉出了血,导致蹄子发炎。蹄子是牲畜的命根子,命根子坏了,这个牲畜就废了。还好,经过有经验的兽医精心调理,三个月后,这头功勋骡子终于恢复了健康。

那时是上世纪50年代,担任村支书的罗荣叔寻思老求别人也不是个事儿,便让村里一个叫潘洪闯的人来干这个钉马掌的营生。

潘洪闯50多岁,在俺村辈分最大。所有人,包括罗荣叔,见面都得叫他老爷子。我母亲说他家一直人丁不兴旺,到了他这辈子,干脆没结婚,成了孤老。平日,他专门为生产队干手编,用处理好的荆条编些粮囤、粪筐以及驮筐驮篓等物件。生产队在他干活的大槐树旁边又给他搭了个钉马掌的场地。其实场地也简单,就是一个门字形的木架子。木架子两边钉有大小不同的铁架来固定骡马。

他钉马掌时,常招来我们一众小孩观看,只见他用皮带或绳子把骡马捆绑住,对蹄子进行固定,用皮带勒紧。钉马掌首先是修蹄,用的是一口月牙形铲刀,先对蹄子进行大刀阔斧的粗修。把那些腐烂的角质一块一块切下来,这一过程,让我们看得很过瘾。不过也隐隐担心,害怕他一不小心,把马蹄子割下来。初修完成后,他再拿起一把平口刀的铲刀,对马蹄子进行细细修理。此时再看那些骡马,被伺弄得只是腿部不停地抽搐抖动,其他并无不适。

这之后,便开始钉马掌。他将含在嘴边的马蹄钉一枚一枚拿出来,呈45度角往蹄子上撒着钉。锤子敲击下,钉子尖会斜着从蹄子边缘冒出来,再把钉子尖敲弯,别住。整个过程,给人感觉那个U形的铁质马蹄掌好像被挂上去一样,所以钉

马掌又叫挂马掌。钉上马掌就如同人穿上了鞋,不但对蹄子是一种保护,还能抓牢地面,增加摩擦力,防止骡马打滑。

1968年,我入伍。那时部队还没实现机械化,每个步兵团都配备一个高射机枪连的建制,高机连的装备和弹药很沉。相较于马,骡子负重量更大,更能吃苦,因此高机连清一色的全是骡子。而钉马掌属于一项军事技能,每个人都要掌握。我有一个老乡在高机连担任班长,他的钉掌技术相当纯熟。

我们通信连的通信排则有十几匹军马,高机连的骡子属于军马中的驮运马,我们的马则属于军马中的骑乘马,是保障战时部队通信指挥任务畅通的。通信排张排长是江苏淮阴人,他个子有1米85,脸上长满青春痘,骑上马,脚踩上马蹬子,只要马一抬步,他细瘦的身子便随马的脚步起舞,前后摇晃,使人十分担心他会从马上掉下来。张排长干什么事都爱动脑筋,一切从实战出发,经常把乘马从马厩中牵出来,到野外进行各种训练。钉马掌也是骑兵部队每个人必须要会的基本功。

钉马掌虽是一件小事,但又不简单,因为从中不但体现了钉马掌的技巧,也反映出你与这位“哑巴战友”的友谊与默契程度。那一年,我们连还与高机连举行了好几次模拟野战条件钉马掌的比赛,互有输赢,这些比赛也调动了官兵的军事训练积极性。

1973年,部队在胶州驻防。胶州是连接青岛、烟台、潍坊、临沂的要冲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在城内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,有人利用街角转弯空闲处摆了个钉马掌的摊子。摊主比我大十来岁的样子,干活讲究,态度也不错,收费不漫天要价。由于南来北往的马车多,生意也不错。因他是钉马掌的,我比较留意他。有一次,不知什么原因与他攀谈起来,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此人人称大老张,还是个篮球迷,他摊上就放了一个篮球,闲暇时他常在旁边那个球场打篮球。我们兴趣相同,我也喜欢打篮球,有时走到那里,也会上场打会儿。通过他介绍,我们连、我们团的篮球队常被邀请到胶州与各厂各学校开展篮球友谊比赛。

有一次比赛,大老张处于篮下的有利位置,他弓身缩背,正准备做起跳抢篮板的动作。此时刚好我从后场拍马赶到,并借着跑势起跳,去冲抢这个篮板球。他发现我整个身子已腾空,且在他头顶上,便身体往外一偏,让摘了篮板球的我安全落地。打完篮球,他拍拍我肩膀关切地叮嘱:“以后打篮球注意点,身体是革命本钱,别伤着!”但他这句暖心的话,半个世纪后还在我心里萦绕。